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

FAGUO ERSHISHIJI WENXUE CONGSHU



茫茫黑夜漫游

塞利纳著 沈志明译

漓江出版社

I561.4
198
4

F · 20
丛 书

柳鸣九 主编

039946



香 港 中 文 大 学
新 民 志 学

茫茫黑夜漫游

塞利纳著 沈志明译

• 漓 江 出 版 社 •

《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出版说明

本丛书以系统地介绍本世纪法国文学为任务，选译各种倾向、各种流派、各种艺术风格、有影响、有特色的作品，以袖珍本形式出版。

主 编：柳鸣九

副主编：金志平 罗新璋

编 委：沈志明 李恒基 李清安

金德全 郑克鲁 罗国林

张裕禾 徐知免

(按姓氏笔划为序)

• 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 •

茫茫黑夜漫游

[法] 塞利纳 著

沈志明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民族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8 插页 2 字数 341,000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8,950 册

ISBN 7-5407-0211-1

定价：3.40 元

I·166

· 译本序 ·

20世纪流浪汉 体小说的杰作

· 柳鸣九 ·

《法国20世纪文学丛书》呈献给读者的这部小说，在我国是第一次翻译出版，当然，它的作者塞利纳（1894—1961）过去一直鲜为人知，现在，读者自然首先会关心：这是一部什么“层次”、什么“级别”的作品？

这部于1932年10月由德诺埃尔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一开始就显示出自己是一部杰作，它不象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那样迟迟未得到文艺界的承认，而是一出版几乎马上就得到了法国文坛上几乎所有权威人士的另眼相看，这些“心比天高”的才人因看中了这本书，很快就把它作者，一个刚步入文坛的陌生人，视为有资格与自己比肩而立的同类，即使其中有些人士与这位作者，在对

世界的认识上与艺术表现的风格上相距极远；

如，马尔罗在《新法兰西评论》上撰文表示赞扬，并且把自己刚出版的《人的状况》赠送给这位同行，向他表示“崇高的艺术创作的友情”；

如，瓦莱里与莫洛亚的赞语^①，早在出版社发行此书的广告中就已被引用，前者称这部小说是“写罪恶的杰作”^②，后者在1932年11月20日的《纽约时报》上，撰文介绍作者是一位“新进的伟大天才”^③；

如，龚古尔文学院士吕先·德斯卡夫发表了警句式的评语：“这位小说家是法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④，当然，这个评语很快就在报刊上得到引用，另一位院士莱翁·都德对这本书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

还有，当时老一辈作家面对这部小说，也显示了“伯乐”式的风格。若望·里克蒂斯在逝世之前读了这部小说，承认它达到了三十五年前在自己的作品《穷人的独白》中致力的目标，而与塞利纳的语言相比，自己的语言则显得“苍白无力”。他说：“塞利纳的作品，我读了一遍又一遍，这是一部非常奇特的书，它所有的思想对我都有刺激作用，而其中的玩世不恭与凌厉泼辣又使我迷醉，它生气勃勃的语言也有此效”^⑤；

①②③④ 《〈茫茫黑夜漫游〉出版说明》，均见《塞利纳小说集》第1卷第1272页与LXV11页，La Pleiade版。

⑤ 1933年2月25日给友人的信，见《塞利纳小说集》第1卷第1274页，La Pleiade版。

至于艺术史家与评论家埃利·富尔的评价更是热情洋溢：“我认识了一位国王，也许你已经听别人谈起过他，他名叫塞利纳，《茫茫黑夜漫游》的作者……这是一个纯粹的人写出来的一本纯粹的书，普鲁斯特以来最好的作品，它比普鲁斯特更富有人性”^①；

等等，等等……如果欲知它的“层次”，由此可见。

这是一部20世纪的流浪汉体小说，它脱胎于一种古已有之的传统的小说形式。

早在1554年，西班牙文学中出现了一部名为《小癞子》的小说，以一个流浪汉为主人公，由他自述其各种经历，借以展示广阔社会生活面上的世态人心。由此，欧洲文学中诞生了一种特定的体裁——流浪汉体小说，它给后来的文学家们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模式与简易的手法，凡要描写形形色色的社会现象、勾画各种各类人物形象者，均可通过一个中心人物的流浪生涯或冒险经历把各种事件、各类人物贯串起来而加以实现。于是，这部西班牙小说自然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后来一些名著的产生。如果严格意义上的流浪汉体小说必须是以一个真正的流浪汉为主人公的话，那么，属于这个系列的至少在十七世纪有德国作家格里美豪森的《痴儿历险记》，在十八世纪有法国作家勒·萨日的《吉尔·布拉斯》这样有分量的名著。如果小说不是非要一

^① 1933年3月27日给儿子的信，Pauvert版全集第3卷第1006页。

个流浪汉作为主人公不可，那么，通过一个人物漫长的游历来写广阔社会生活的作品就为数更多，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伏尔泰的《天真汉》与《老实人》以及狄德罗的《定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都可算上。

这个传统的系列到法国20世纪文学中并没有绝迹，我们眼前的这部小说，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就是最杰出的一例，在这里，主人公的经历象一根绳线一样把世界的种种景象串连起来，而这个主人公又正是一个现代的流浪者。

浪迹天涯，这是流浪汉之所以成为流浪汉的所在，由此，在流浪汉体小说里，作者也就得以循着流浪汉的脚印，写出天下四面八方的人与事，至于这个“天下”广大到什么程度、而小说又能把天下事写遍到什么地步，那就得看作者本人怀有多少见闻与阅历了。西班牙的小癞子毕竟是十六世纪作家笔下的人物，他流浪的规模还相当原始，除了在自己家乡萨拉曼附近的一些城镇游荡过一个时期外，主要是在一个名叫拉雷都的省城里飘忽不定，而他流浪生活的内容，不过是从一家到另一家，给一个又一个主人听差当佣人。十八世纪文学中的流浪汉吉尔·布拉斯流浪的范围就比他要大一些，从城市到乡野、从市镇到首都，几乎走遍了整个西班牙，他的经历也比小癞子更为丰富复杂，他从事过多种职业，他接触过三教九流，他从这个阶层走进那个阶层，处境与地位大起大落，相距天壤，历经了人生的种种情势。到了20世纪文学中，《茫茫黑夜漫

游》中主人公流浪范围之广，显然又是吉尔·布拉斯所难以想象的，正如十八世纪的马车不能与20世纪的海轮与飞机相比一样。他，这个巴达缪，从地理范围而言，他从欧洲到非洲，再从非洲到美洲，最后又回到法国，足迹踏遍了大半个地球；从他所生活过的环境而言，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浩劫里，从陈尸遍野的战场到战争阴影下苟安一时的市镇，又到歌舞升平的首都巴黎，他既在殖民主义的地狱里、在莽莽森林中呆过，也曾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美国社会里飘零，还长期混迹于欧洲大陆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小市民氛围中；从他个人的经历遭遇而言，他上过大学，打过零工，参过军，在战场上卖过命，当过逃兵，进过精神病院，在男女关系中扮演过悲惨的角色，被人当作过坏蛋，在非洲殖民地当过小职员，体验过鲁滨逊式的原始生活，在纽约港当过偷渡者，在曼哈顿区流落过街头，作过不光采的交易，他还开过诊所，行过医，到剧院里当过哑角，跑龙套，在疯人院里供过职，等等。

这也许可算是文学中最大的一次流浪，最长的一次漫游，它构成了一次真正意义上的20世纪的“奥德修纪”，正如奥德修斯长达十七年的漂流给史诗诗人提供了表现这位英雄的勇敢与坚毅、聪明与机智的广阔空间一样，巴达缪的浪迹天涯则给小说作者提供了一个巨型的框架以便他对整个时代与全世界范围作全面的描绘，只不过奥德修斯的漂流是古代英雄真正的史诗，而巴达缪的浪迹则是现

976860

代人阴暗的人生旅程。在这个旅程上，作为本世纪前三十年西方世界缩影的景象几乎都应有尽有：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残酷、军队的腐败、战争时期后方上层社会的享乐腐化、非洲的原始与蒙昧、殖民主义的残酷统治、资本主义乐园中的种种荒诞、欧洲大陆从城镇到都会的种种丑恶的世态、肮脏的人情……等等。伏尔泰在自己的小说里让主人公老实人周游了整个欧洲后发出这样的感叹：

“地球上满目疮痍，到处都是灾难啊”，同样，在这部小说里，人们通过巴达缪的人生旅行，也将产生同样的感慨：世界一片漆黑，到处都是沉沉的黑夜。这正是作者所要追求的效果，请看他在书的开头所杜撰的那首瑞士王室卫队之歌：

我们生活在严寒黑夜，
人生好象长途旅行，
仰望苍空寻找出路，
天际却无指引的明星。

它传达出了一种多么强烈的黑暗感！它作为题诗，显然是全部小说内容最高度、最集中的浓缩。

无疑，这是一部暴露性极强的小说，是一部充满了尖锐指控的小说，如果你要在20世纪文学中找一本对资本主义揭露得淋漓尽致的书，一本鞭挞得极无情的书，一本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否定得最彻底、最不留余地的书，那么，就请读这一本吧；如果你要在本世纪里找一本眼光最锐利、

语调最尖刻的书，找一本阴沉得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描绘、严峻得象但丁的《地狱篇》的书，那么，眼前的这部小说就是！在这里，任何事物没有一件是美好的、值得肯定的、值得尊重的，就更不用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现实世界、社会关系、体制机构、价值标准、人群活动、传统法规，甚至本世纪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都无不被揭露、被戳穿、被讥讽、被嘲笑、被抛扔、被踩在脚下。也许，你觉得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先进的生产力与发达的科学技术总还是可取的吧，但在这部小说里，体现了巨大社会生产力与先进科学技术的底特律汽车工厂，象是一个“巨型的钢盒”，有生命的人禁锢在里面都“在劫难逃”，变成了机械的无生物，成为那震耳欲聋的巨大机器的一个部件，象荒诞的噩梦一样可怕；你也许会觉得代表着当时高度科学水平的巴黎医学研究机构总是值得肯定的吧，但在作者的笔下，这里到处都是腐烂的东西与难闻的气味，学者们在“刻板的工作程序”与“令人厌恶的操作”中搞得呆头呆脑，经年累月，已“沦为啮齿的老家畜，沦为穿外套的畸形怪物”；在你的眼里，给巴黎这座美丽的城市带来了妩媚与风致的塞纳河总应该从作者那里得到几抹明丽的色彩吧，但你看到的却是一片昏暗、污浊、泥泞的景象。如果说以对旧时代泼辣尖刻著称的伏尔泰在自己嬉笑怒骂的小说里，描写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的黑暗的同时，也还描写了这个世纪的文明昌盛，并把巴黎比喻为一个用名贵的金属和油劣的泥土石子混合塑成

的人像，那么，在塞利纳的《茫茫黑夜漫游》里，就根本没有20世纪文明昌盛的影子了，这里，只有腐朽，只有丑恶，只有猥琐，只有黑暗，只有使人透不过气来的浓重的黑暗。这就是20世纪文学中一幅绝对否定与彻底否定的西方世界图景。对此，早在三十年代，法国评论家就这样认为：“这是本世纪中写得最真切、最令人心碎的作品。”^①说得好，真切而令人心碎！

我在上面已经指出，文学史上从来的流浪汉体小说都是广泛描写世态人生的，作者的笔既然是跟随着流浪汉不停的脚步，小说对世态人生的描绘就难免不是浮光掠影的了，具体来说，故事结构是直线型的，而不是幅射型的，缺乏横断面的丰富性，环境与场景是不断变换的，角度单一而固定，不能提供多方位的全面图像，人物形象则数量众多（以《吉尔·布拉斯》而言，就有一百人以上），但出场时间短暂，往往只是单色的素描与简略的勾画。这些特点在《茫茫黑夜漫游》中基本上都保存了下来，巴达缪在战争时期的经历、在非洲与美洲的见闻，都如滔滔水流，冉冉而逝。但是，《茫茫黑夜漫游》中也还有如水流停聚而成湖海的景致，这时，生活气象更宽，生活深度更大，生活细节更清晰，人物形象的轮廓、线条与色彩也更精细、更真切，昂鲁伊夫妇与其母亲之间的家庭矛盾、罗班松与他们的纠葛以及罗班松与马德隆的故事，就是流浪汉

^① 见《〈茫茫黑夜漫游〉出版说明》，《塞利纳小说集》第1卷第1274页，La Pléiade版。

的脚步暂停下来而得以仔细观看到的一个“湖海”，它在这个长篇中几乎构成了一部独立的小说。

如果我们仅仅把这视为流浪汉体小说在形式上的一种发展，那当然是不够的，在《茫茫黑夜漫游》中，之所以出现这种展示在读者面前的宽广的人生“湖海”，看来是因为作者要通过某个充分铺展的人生断面来挖掘生活的真实与人的真实，而这又是他探讨人的世界为什么这样阴暗、这样令人窒息、这样使人绝望的一个重要内容。

生活的真实如茫茫黑夜，那么人的真实呢？说到人的真实，作者自己曾经明白地指出：“在我这部小说里，人是赤裸裸的，被剥掉了一切，甚至他对自己的信念。”^①这个赤裸裸的人当然不是伊甸园里那纯净无瑕的赤身者，而是已被魔鬼引诱、满身污点的浊物，作者正是剥掉他身上的遮掩，让他露出自己丑陋的原形。不难看出，作者是人性恶的信仰者，他以人性恶的眼光看人，他眼中的人，他笔下的人几乎无一不是纯洁的、真诚的、善良的、美好的，或者几乎无一具有这些正面的成分、正面的基因，只有非洲森林中那个小职员阿尔西德与美国妓女莫莉有点例外，身上还保存着某些善良真诚、慷慨献身的因素。在这里，形形色色的人身上，有着形形色色的丑与恶，形形色色的变态与异化：将军在战场上贪图享受、刚死了亲人的农民见利眼

① 塞利纳与P-G·洛内的谈话，见《塞利纳小说集》第1卷第1141页，La Pleiade版。

开、市长开门迎敌、士兵的妻子在后方“屁股火烧火燎”、美国姑娘劳拉害怕发胖甚于战争、一个下士惯偷成性、埃罗特太太靠性自由而发迹、“音乐小天使”缪济娜用色情为爱国主义服务、医院里女护士“一心想成千上万次作爱”、布朗多中士从爱国主义的装蒜中捞实惠、海轮上的旅客陷入迫害狂、殖民地统治者残暴成性、小职员卑怯而又狠毒、非洲黑人在蒙昧与痴呆中度日、美国人疯狂地享乐、纽约女人惯于卖弄风骚、少年贝倍尔过早沾上恶习、流产的女人死于全家病态的虚荣心理、帕拉皮纳医学教授趣味下流、神甫虚伪成习、波莫纳色情交易所里的顾客们耽于形形色色的病态性欲，……等等。

正是为了深入揭示人性中的丑恶，作者细致地铺写了以罗班松为中心的故事，这是平淡的日常生活细节掩盖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剧，在罗班松与昂鲁伊夫妇的故事中，人对财产的占有欲使一个家庭的亲人之间发生了残忍可怕的暗算与谋害；在罗班松与马德隆的故事中，疯狂的情欲则导致愚蠢野蛮的冲突，这两个故事都使人想起原始森林中动物对动物的残酷法则。

动物对动物，作者正是这样来看，这样来写20世纪的西方文明社会的。在他对人世的描写中，特别突出、特别令人有刺目之感的，是那些经常出现的把人比喻为动物，而且是丑恶凶残的动物的文句：“我是一头该死的猪”、“我们象烤焦了的耗子”、“老人象拱粪便的山羊”、旅客们“有如

爬到监狱的墙壁外逍遥自得的蛤蟆与毒蛇”、“殖民者蝎子似地死在当地”、“他们好象是篮子里的一堆螃蟹”、“人群好似一条骚动的色彩斑驳的巨蛇”、“人肉成堆，都是脓疮毒菌与热锅上的蚂蚁”、“年老时无用如蠕虫”、“象一头怀孕的矮腿大猎犬”、“他们互相窥伺，有如两败俱伤的野兽”、“这些风骚的野猫”、“人们从四面八方蛆虫似地麇集而至”，等等，等等。这一类的比喻与描写在小说中几乎到处可见，不下数十处之多。这些或令人恶心或令人战栗的描写使人很自然想起巴尔扎克在《高老头》中通过伏脱冷之口说出的那个著名的比喻，他把巴黎互相争斗的人群形容为“一个瓶里的许多蜘蛛”，“势必你吞我，我吞你”。如果说巴尔扎克的描写体现了作者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人与人关系的一种尖锐的认识，那么，《茫茫黑夜漫游》中大量的这类比喻，则表现了作者对20世纪西方世界人性恶的一种绝对的“黑色的”观点，而他，正是把这种普遍的人性恶理解为人世黑夜的根由。

小说中的这种人的图景与传统文学中人文主义对人的描绘是完全对立的。请看，“人是万物的灵长，宇宙的精华”^①，这是多么热情的赞颂，多么美好的理想，它产生于人类中世纪之后的复兴时期，从那时以来，人类究竟是在蜕化在倒退还是在进步在发展？应该说，20世纪的人类比文艺复兴时期

① 莎士比亚：《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

的人类离原始的状态又更远了一步，文明化的程度又更高了一级，即使在过去的世纪里还保持有食人肉现象的非洲原始地区，到了20世纪也已经几乎完全脱离了这种可怕的野蛮状态而步入发展进程之中，但在《茫茫黑夜漫游》的图景中，人类状况却偏偏如此野蛮、如此卑污，而且，野蛮卑污得如此彻底，其原因何在？当然，这似乎首先与作者的职业眼光有关，他学过医，行过医，他习惯于把人看作是血肉之躯，看作是一大堆腺、液、汁、血、肉、器官，习惯从动物性来看人。其次，当然来自他强烈的批判意识与否定精神，批判意识与否定精神在20世纪、在以往各个世纪都是早已有之的，只不过这一位作者几乎是以一种否定一切、厌恶一切的态度来看他所处的西方世界中的人与事。最后，这种图景不能不说是西方文化界精神危机的一种反映，它陷于不可救药的悲观主义之中，它看不到人类的前途，看不到人类的希望，特别是看不到人类身上那种与客观世界中的黑暗与自我之中的恶不断作顽强斗争并往往能有所进展、有所胜利的“善”的、“美”的、人道的成分。

由这种对人性恶的基本观念与对世界黑夜的基本认识，就派生出作品中的两种人生态度，一是愤世嫉俗，一是玩世不恭。这两种态度既是小说主人公巴达缪的，也是作者本人自己的，当然，通过巴达缪这样一个现代流浪者之口，这两种感情态度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愤世嫉俗，从来都是以“看透了”为前提，而

以“看不惯”为出发点，是尚未泯灭的人类良知在恶劣的客观现实重压下的一种反激，是难能可贵的感情表态，在文学中，它曾带来了一些骚怨愤慨的篇章，针砭着世间的陈规恶习。在这部小说里，愤世嫉俗之情可谓强矣，它不仅冲击世间的恶浊与污秽，不仅冲击当权者、享乐者、压迫者，而且冲击芸芸众生，冲击世间的一切事物，甚至爱国主义、人生幸福、爱情友谊、社会进步等等这些动人的事物，亦未能幸免，所有这一切都被指出有某种虚假的、丑恶的、平庸的、尴尬的成分而遭到流浪者的非议与否定。什么“时代的日新月异”，不过是“翻来覆去那么一点儿东西，无非这儿换几个词儿，那儿换几个词儿，尽些小花招”；什么伟大的法兰西民族，只不过是“一大群象我这样的穷光蛋，满眼长眼屎，浑身長跳蚤，冻得象木头人儿，为饥饿、瘟疫、肿瘤和寒冷所驱，从大陆各地漂泊到这里”；什么后方妇女的爱国热情，那只不过是“战争打动了她们的卵巢”而已。这种强烈的愤世嫉俗的感情，即使对自己天性中最宝贵最自然的感情——母子之爱，也极不客气，巴达缪竟把自己母亲到医院里来看他时的啼哭，比喻为“不如一条母狗”，因为母狗尚能“只相信自己的感觉”，而他的母亲则相信了别人关于战争、关于逃避战争的儿子何以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谎言。这里，仅仅因为对盲目地屈从于世俗的偏见这种行为抱有一种极为强烈的反感，愤世嫉俗之情就如此冲击着母子之爱，由此，对人间世俗偏见与恶习陈规本身会怎样，

就可想而知了。

愤世嫉俗之情，难免不流于偏激，不失之片面，有时看来甚至颇不合乎情理，但在这个黑夜般的世界里，有了看不惯，有了不满，有了愤世嫉俗，也就有了某种抗衡与反对的种子，就可能产生某种积极的行动。但可惜的是，由愤世嫉俗偏离某种积极的行动，而倒流于玩世不恭，却恰巧是从来的流浪汉的特性。他们从人世染缸的底层而来，历尽了世间的坎坷，阅尽了世间的丑恶，从其阅历中造成了入木三分的眼光，足以看透一切世情，而他们来自底层的身分又使他们保持着普通人接近自然的朴实与良知，对恶劣的人世发而为愤世嫉俗，但却又无能为力，由无能为力而无能为力，从无能为力又对自己精神上固有的朴实与良知来了一点松懈与放弃，甚至来了一点消极的否定，这就发展为他们玩世不恭、厚颜无耻的人生态度，而在行为上，也就随波逐流，自己身上也就沾上某种污秽，这就是一般流浪汉共有的精神历程。小癞子靠他老婆与大神甫的暧昧关系而混日子，吉尔·布拉斯也曾为人拉过皮条，这个巴达缪亦不例外，他不仅有时有“对着河水撒尿，喷射得远远的”这类恶作剧式的行为，而且，他身上的污点也着实不少，他在色情买卖中干过小小的勾当，他曾靠卖淫的女人过日子，他对眼皮下发生的人间罪行听之任之，实际上成为一个同谋，至于他的弄虚作假、撒谎行骗、偷鸡摸狗之举，更是时而有的。

在我们看来，正是这种对世界、对人的绝对悲